# 飞狐外传：汤沛之死

.

汤沛疲惫地躺了下来。十几天来都在荒无人迹的野地里奔波逃命，纵然他内功精深，这么长时间下来也有些吃

不消。「终於快到老家了……」他如释重负地喘息着，一边环顾四周。这里风景如画，青山绿水之间，一片茵茵草

地，躺在上面着实舒服。

「真是他妈的倒楣，想不到我纵横江湖几十年才挣下的名头地位，竟然一夕之间便毁在一个小丫头手里……」

身体虽然放松了下来，脑海里却不住地浮现一幕幕往事，「这个小贱人……此仇不报非君子！总有一天我要教她知

道我的厉害！

不过她生得还真是标致，比她娘当年还要水灵……我要怎么报复？先奸后杀？还是奸完卖到寮子里去？不管怎

么说，要先干了她，那滋味一定不错……嘿嘿嘿……」

汤沛正在想入非非，忽然一个激灵，多年行走江湖的本能告诉他，有危险！

他抓紧身边的宝剑，蹭地转身站了起来。果然，就在他身后十几步处，立着一个俏生生的妙龄女尼，正是一路

追杀而来的圆性。只见她：粉面寒似水，星眸锐如针。螓首无乌云不减半分娇艳。缁衣虽宽大亦衬身段玲珑。纤手

执拂尘，誓扫世间污秽；莲足蹬芒鞋，要踏便天下不平！

「汤沛你这恶贯满盈的奸贼！你以为你逃得掉吗？受死吧！」

「你这小贱人倒也乖觉，居然这么快就追了上来。好，老子就与你决一死战！」

汤沛咬牙切齿地举起宝剑，疯狗一般地向圆性扑了过来。圆性见他来势凶猛，不敢怠慢，施展起轻盈灵动的步

法，挥拂尘接架相还。一个功力深厚，一个轻灵飘忽，正是棋逢对手，杀了个难分难解。

翻翻滚滚斗了百余合，仍是难见高下。圆性心知自己内功不敌，难以久战，暗暗焦躁，决心出奇制胜。斗到间

深里，她故意将身形一滞，露出一个破绽，仿佛体力不支一般。汤沛果然上当，挥剑疾刺，眼见堪堪将及，圆性倏

地将身一纵，避开这一剑，居高临下举拂尘向汤沛照头便打。好个汤沛，临危仍能应变，间不容发之际将头一偏，

反手挥剑去迎，总是慢了一步，只听「唰」的一声，面颊上热辣辣的一阵刺痛，好在避过要害，而拂尘也和宝剑缠

在了一起。

圆性见机得快，一挣未果，立刻撒手将廛柄抛向汤沛，跟着猱身而上，攻向汤沛面门。汤沛一招不慎，先机顿

失，无奈只能撒手扔剑，招架避让。圆性得势不饶人，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狠似一招，各门各派的绝技纷繁叠出，

攻向汤沛。

汤沛苦撑了十几合，终於措手不及，被圆性覰空直入中宫，一掌击中胸前。汤沛一声惨嚎，口喷鲜血，向后便

倒，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将手撑着待要立起，两臂一软，俯跌在地，动也不动了。

圆性一击得手，芳心大是欣慰，虽然隐隐觉得汤沛未免太过不济，但也无暇深思，忙忙地趋前两步，俯身察看

仇人死活。不料她甫一弯腰，本来委顿在地的汤沛突然暴起，两手倏地伸出，握住她纤细的足踝用力一掀，圆性还

未反应过来，便被掀得翻在空中，跟着「砰」的一声，后心重重吃了一掌。圆性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喷出，娇躯如

断线风筝一般飞了出去，摔跌在草地上，只觉眼前发黑，五脏六腑如同移了位一般。方欲挣扎着爬起，一只脚已经

踏上了后背，教她动弹不得。

「哈哈哈哈……小贱人，还是着了老子的道了吧？」汤沛诈死反噬得手，喜不自胜，「他妈的你竟敢打老子一

掌，老子非叫你连本带利清还不可！」虽然圆性重伤倒地，汤沛还是不放心，怕她现学现用，当下把她两条藕臂反

拧到背后，扯下她裤带，紧紧捆缚起来。

圆性一时不察，误中奸计，悔之已晚，此时完全受制於敌，当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断断续续地痛骂

汤沛：「你这无耻狗贼……不得好死……快放开我……啊……」原来汤沛手下可没闲着，扯掉她裤带后，三把两把

就把她的裤子褪到了膝下，露出了她曲线玲珑、浑圆结实的粉臀玉腿，而缁衣下摆也早被撸到了腰间。「小贱人，

你害得老子好苦，看我怎么慢慢收拾你……好，先打一百记屁股！」汤沛把圆性摆佈成跪姿，一手按住圆性纤腰，

另一手高高挥起，「啪」

的一声，重重拍在那两团粉嘟嘟圆滚滚高耸着的山丘上。圆性痛得一哆嗦，「啊」

的一声叫了出来，汤沛淫笑道：「怎样？可打得你这小贱人爽么？」说着「啪啪」

地越打越快，越打越重，圆性的哀叫也是一声接着一声，越来越淒惨。几十掌打过，原本洁白柔嫩的臀部已是

红通通地，无助地微微颤抖着，而圆性也已经没力气再痛骂汤沛，只剩了娇喘吁吁和哀声尖叫的份。汤沛也打得累

了，便在圆性下体的丘陵沟壑中游走抚摸起来。圆性本能地并紧双腿，但由於腰肢被压得恨低，羞处还是无法遮蔽

地暴露出来。

「哈！我还以为你这小贱人是什么冰清玉洁三贞九烈的，没想到是个打屁股都会发情的骚货！」汤沛忽然笑骂

起来，将右手从圆性胯下抽出，手指上赫然沾着几丝晶莹的汁液。

「不……是……畜生……呜……」被汤沛一语戳破，圆性羞耻地呜咽起来。

自从上次山神庙中被凤氏父子奸污，圆性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天生会对暴虐产生异样反应的，面对凤氏父子

粗暴而无休止的蹂躏，她自幼被灌输的刚强侠气荡然无存，在象徵性的抗拒后竟然乖乖地迎合起两个男人来，在强

奸中一次又一次达到了高潮，完全没有了半点侠女风范。眼下这个秘密又被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发现，难道那不堪

回首的往事又要重演么？

「还不承认？装什么装？给我乖乖的把你自己的骚水舔乾净！」汤沛愈发得意，换了左手去猥亵圆性下体，把

沾有女侠蜜汁的右手伸到她嘴边羞辱着她。被痛苦回忆和生理反应搅得芳心纷乱的圆性羞耻地闭上双眼，努力想要

扭头避开，但汤沛用拇指和中指捏住她的脸颊，强迫她张开了樱口，将食指伸了进去，粗鲁地搅动起来。

「啊……让我死了吧……可是为什么……」圆性的樱唇本能地嘬住口中的手指，但无法阻止它肆意玩弄自己的

丁香嫩舌，而下体在另一只手的玩弄下也传来阵阵快感，交织冲击着侠女本就神智混乱的脑海。

「他妈的！我说怎么这么骚，原来是只破鞋！」汤沛的左手在圆性的蚌唇内外玩弄得够了，将手指深深地插了

进去，却失望地发现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这让本来想着给圆性破瓜的他很恼火，又少了一个可以尽情羞辱这个自己

恨之入骨的侠女的理由。

「说！你这小骚货是给谁肏过了？」汤沛把右手从圆性口中抽出，左手的手指在牝户里愈插愈深愈插愈狠，似

要把方才的失望通通发泄出来。

「啊啊啊……不……没……啊啊……」阵阵快感冲击得圆性几欲崩溃，但还是倔强地不肯承认。「还他妈的嘴

硬？……嘿，肯定是你那死鬼老爹给你开的苞！

你这种假清高的不要脸贱货什么事做不出来？」汤沛继续用极其淫秽下流的言辞尽情羞辱着圆性，视线渐渐移

到了她那粉红如菊花蕾一般的臀孔上，「正好，开这个苞也是一样。」汤沛满意地想着，伸手从地上拿起了方才丢

在一边的拂尘。

他自然不知道其实凤天南早就把他女儿的后庭充分地开发过了。

「没……不是……畜生……呜呜……」汤沛随口而出的污言秽语却不幸正中事实，让圆性又忆起当时的一幕幕

淫糜场景，羞愤欲死，饮泣不绝，一个可怕的念头佔据了她的脑海：「难道还有其他人知道我被凤氏父子……」

她没来得及想下去，因为从臀孔传来了一阵似曾相识的撕裂般的剧痛，汤沛将廛柄深深地插了进来！「不要…

…啊……啊……」圆性痛苦万分地哀叫着，拼命扭动屁股想要避开，但汤沛却毫无怜香惜玉之意，不仅插得深，还

不停地拧动，让圆性痛得几乎难以出声，只能泪水涟涟地趴在地上不住喘息。

「哈哈哈哈……屁眼开花的滋味不错吧？」汤沛狂笑着俯下身来，抓住圆性的衣襟用力一分，「嘶啦」一声，

圆性的上半身也裸露出来，一对玲珑剔透的椒乳不住颤动。「奶子还是少男人摸嘛，这么小……不过还真他妈的结

实……骚货就是骚货，奶头子已经这么硬了？」汤沛爱不释手地把玩着完美的圣洁双峰，不时拨弄着两颗嫣红挺立

的蓓蕾，一边继续侮辱着身下的侠女。

「呃……呃……呃……啊……啊……呃呃……」全身最敏感的部位被玩弄，一波波的快感和剧烈的痛楚交织在

一起，让圆性的樱唇中断断续续吐出的呻吟听起来愈加的销魂蚀骨，汤沛也忍不住又腾出一只手来，拨开浸透淫水

的两瓣蚌肉，用手指抽插起来。

「呃呃啊啊啊啊呃呃啊啊啊啊呜啊……」圆性在连绵不绝的冲击下彻底崩溃了，虽然娇躯被汤沛按住动弹不得，

但反缚在背后的十根春葱倏张倏握，裤管纠缠下的两条小腿磨来扭去，几乎把鞋子也甩脱了，高高耸起的玉臀沟壑

中，菊花蕾一阵一阵地收缩，似乎要把廛柄吃进去一般。

禦女无数的汤沛知道，这个曾经凛然不可侵犯的侠女就快登上巅峰了，他可不愿意轻易让这个自己恨之入骨的

女子得到满足，他要尽量地折磨她。看看火候将到，汤沛突然站了起来，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圆性在即将登上天堂的一刹那重重地跌了下来，快感的源泉转眼间消失无踪，臀孔的痛楚却愈发强烈，更难忍

受的是浑身被挑逗起来的熊熊欲火无法宣泄，牝户中万蚁钻心般的骚痒折磨得她欲哭无泪。她已经忘了自己是远离

尘世的尼姑，是威风八面的侠女，她现在只是一个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女人。「给我……我要……呜……呃……」

她不知羞耻地浪声呻吟着，娇躯在草地上风情万种地扭动，粉臀继续高耸在空中，两条玉腿紧紧地缠在一起用力磨

动。她的双乳在草叶的磨擦下稍稍得到了慰藉，但嫩穴中的空虚却无法可想。

汤沛已经脱光了衣服，满意地立在一旁看着圆性在草地上徒劳地扭动。他虽已年过五旬，但深厚精纯的内功和

多方修炼的房中术让他的身躯看起来仍然十分强健，引以为傲的胯下肉棒昂首挺立，长近一尺，粗可一握，已经是

严装齐备，蓄势待发，「小贱人，终於露出你骚浪的本性来了么？求你爷爷肏你啊？」他弯腰掰开了两团肉丘，将

肉棒顶上了圆性的花瓣。

汤沛的声音使圆性灵台乍现一丝清明：「不……不要……禽兽……」她无力地抗拒着。汤沛知道她只是在做最

后的抵抗，也不着急，只是继续一边揉捏着丰臀，一边将肉棒蹭着沾满了亮晶晶淫水的蚌肉，却偏偏不肯破门而入。

「真的不要？小贱人，你下面的嘴明明在说想要的哦！」

这样的隔靴搔痒一点点地销蚀着圆性脑海中最后一丝理智，在她仍强忍着不肯开口求恳时，她的粉臀却不自觉

地向后迎合，两条原本紧并的大腿不知什么时候也分了开来。

「求求你……呃……给我吧……呃呃……」圆性终於彻底崩溃了，她开始开口向她的仇敌哀求。

但汤沛却得寸进尺：「小贱人，承认自己是淫妇了？」

「呃……我……是……我是……小……淫……妇……呜……」

「好个小淫妇。说清楚，你想要什么？想要老爷的大鸡巴肏你的小浪穴吗？」

「不……啊……啊……我要……小淫妇……要老爷的……大……鸡巴……肏……小淫妇的……小浪……穴……

呃呜呜呜呜……」

看着圆性终於彻底抛开羞耻，乖乖地屈服於自己的命令，高贵圣洁的双唇中竟吐出如此淫荡下流的词语，汤沛

不禁淫欲大炽，兴奋莫名，「小淫妇，老爷来了！」将腰一挺，巨大的肉棒狠狠地插进了侠女圣洁紧窄的牝户之中。

「呜呜……呃啊啊啊……啊啊啊啊……呃呃呃呃呃呃啊啊啊……」圆性的呻吟愈发放浪，但也透出明显的痛苦。

汤沛以狗入式从后面粗暴地强奸着她，而原本就插在臀孔中的廛柄正对着汤沛的小腹，於是他每次插入肉棒都同时

将廛柄也重重地插入菊花蕾之中，同时汤沛的双手从背后环住圆性，一双大手用力地揉捏玩弄椒乳。

圆性那柔嫩紧致的少女牝户夹得汤沛舒爽难当，才插得几十下就几乎泄了出来，幸好及时运起锁精法，强行止

住了喷射。「他妈的，现在怎么这么没用了？

不行，得先把这小贱人的屁眼开了苞，哪能让她先舒服了？」汤沛打定主意，深吸一口气，「蔔滋」一声，把

肉棒从穴里拔了出来。

「呃……」可怜圆性又一次被从波峰抛落，「不要……老爷不要……小淫妇要大鸡巴……小浪穴好痒……快肏

……小淫妇吧……」她带着哭腔哀叫着。

「你个贱淫妇，有得你爽的！」圆性的媚态让汤沛兴奋不已。他一手从菊蕾中拔出廛柄，转手插进了圆性的牝

户中，跟着用力掰开两团肉丘，让菊花蕾完全张了开来。

「小贱人，尝尝真正后庭花开的滋味吧！」汤沛喘息着将肉棒对准了臀孔，慢慢地推了进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圆性的惨叫声响彻山间，但渐渐地，叫声越来越曼长，越来越淫浪，最终变成了叫床式的销

魂呻吟。

「他妈的……真是极品……比你娘的屁眼还耐肏……小贱人……我肏死你……」汤沛此刻也是欲火沖脑，不顾

一切地用力抽插着，越来越深，越来越重，越来越快。而圆性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强暴中，也一次接一次地达到了高

潮。

「啊……」从汤沛口中发出一声嘶哑的狂吼，浑身一阵一阵地颤抖，终於把欲火全数发泄在圆性的屁眼中。突

然，随着最后一股精液喷出，汤沛只觉胸口剧痛，眼前一黑，喷出一大口鲜血。「贱……人……」他目现绝望的凶

光，颤抖着想要擡起双手，但跟着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两眼一翻白，赤裸的身躯瘫倒下来，压在圆性身上，而那

根射精后仍然粗大的肉棒，还深深地插在圆性的臀孔中。汤沛死了，死於伤后房事的「马上风」。

就这样，恶贯满盈的伪君子汤沛终於以这样一种最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生命。而圆性呢？这样的事

情她自然是不会告诉胡斐了……

【完】